

陪妳在 別處

六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最近讀了兩篇副刊的散文，看後總覺得心中酸酸的，像個小女孩一樣，不知怎麼搞的，有點想哭。雖然自己覺得好笑，這麼老了，還會這麼 Sentimental，可是的確是觸發到心中那條絃了，不然我不會有這樣的感覺，而且，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該叫妳也看看的，這兩篇文章。

第一篇是昨天人間副刊的「大鵬之歌」，葉言都寫的，其中清描

文·淋巴瘤 圖·聆音

淡寫地提到服役時所見斑斑可考的交女朋友陳蹟，不愠不火，很合我的口味。我似乎在腦海中在經驗中也想記錄下的一些周遭的情史，就如此婉轉地被他寫了下來。而他寫著汗衫上描個大「卒」打籃球的那一段，想把我給逗笑了，幽默透頂，我甚喜歡。想到一年後的我即將是這個樣子，待日後再流連地描繪下來，千百意念登時糾結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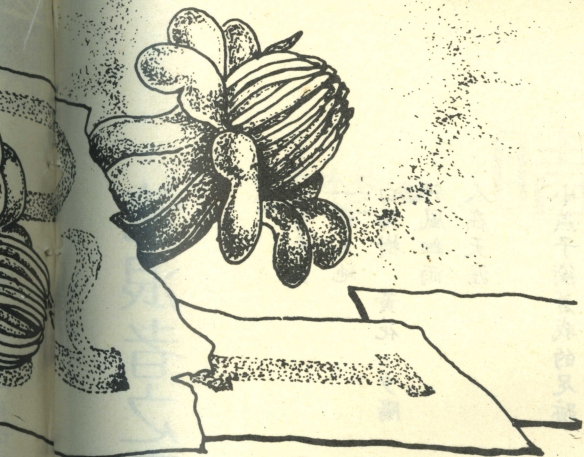
第二篇是剛看完的小鴨在聯副發表的「找傘及其他」。我傷小野之鄉愁。想到小野是如此掛念著他的小貓咪及小中，他是明知而故為之，卻要湊這一篇來博我的同情，這點打擊，卻老是我想到若我隻身赴美，或者伊凡隻身在美，不知其所處將是如何一番淒涼的景氣。尤其妳昨天才告訴我要去補托福的事，我不禁全身都秋天起來。

這兩篇妳是看得到的，只知道妳會不會有像我這麼小女孩似的想法？

十一月四日

而妳，也有這麼嬌柔的一面。見妳底眼睛隨著點頭而閉上的那一剎那，我便已澎湃如黃河之水。

在決定恒永呵護妳的時候，我同時也決議把自己的重量交護給妳。



我們以無比的愛意與美麗走向不分妳我，走向永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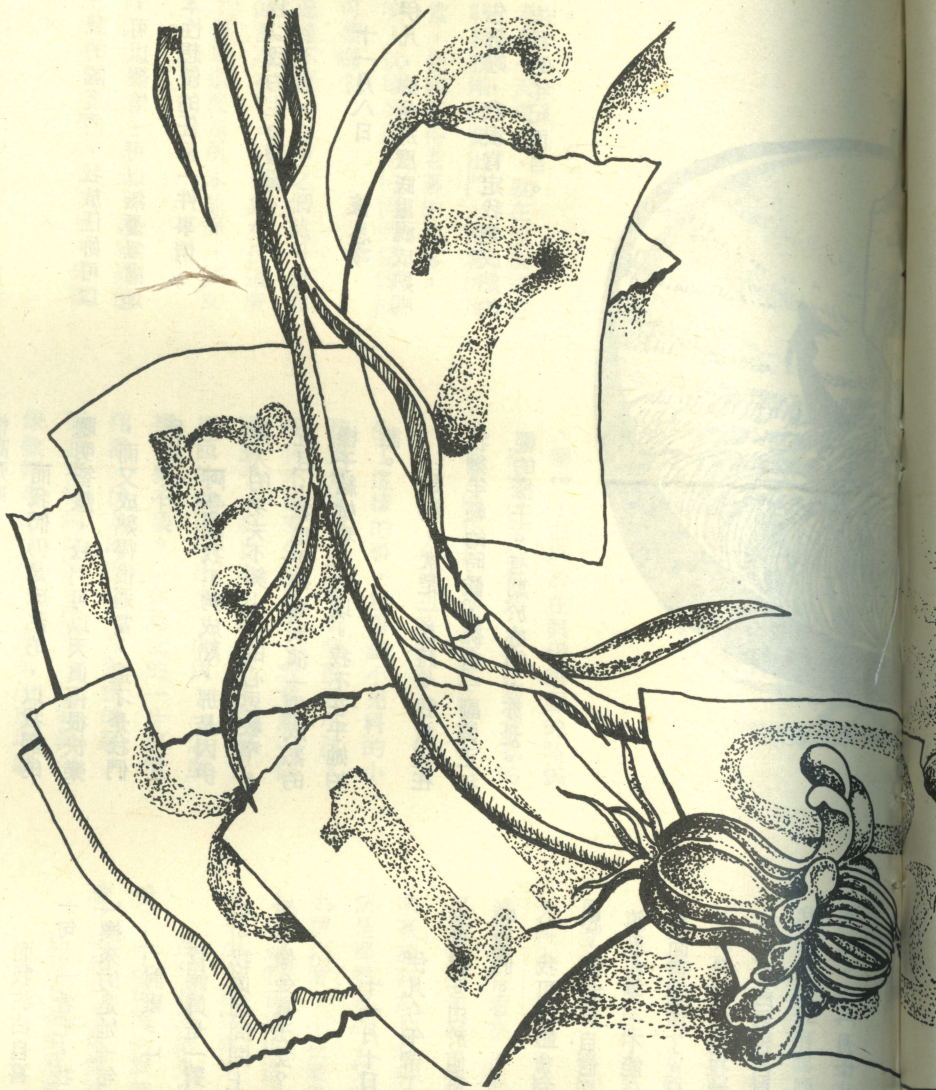
· 阿門 ·

十一月五日

伊凡走了之後，弟弟帶了爸媽來找我。和他們傾談甚多，真是快樂非凡。

我向老爹提起：「真可惜，你晚來了一步，沒見到我的她。」

九點多時，爸媽趕著回去，我說要送他們，陪他們逛中山北路（



我和伊凡曾經路過的。），媽說天冷，若不加件衣服不讓我送。我半哄半騙邊走邊說的就和他們一道走在紅磚道上了。夜晚的秋天，的確有涼意，可是我快樂及年輕的心情，把我架構得很溫暖。我在路上有說有笑，再冷也寒不到我底心。看看腕錶，近乎十點，伊凡正好要下課。伊今天只著一件長襯衫而已，我突然掛慮起她來了，而我們正朝著車站的方向。當我想起「再冷也寒不到我底心」，我便稍稍放了心

，而一直期望伊能早早回到家裏。

十一月六日

自高雄打長途電話來的是江，大概不知道我已心有所許。所以要我陪她去參加一個她朋友的婚禮。我當時無法以最委婉的方式來拒絕她，便叫她來北前再打電話決定。

我是否要和江去參加婚禮，伊凡對這事的反應是任我決定，要是我，我也會這麼做，另一方面，我大概會關心他赴宴與否，這是一個

「雖然沒有什麼重要」的小賭注。我的確也在關心伊凡對這件事的看法，說實在的，我和她都不是善於吃醋的人，這是理智訓練的結果。而我和她佔有慾都很強，這是性情。所以我如此告訴伊，有時我的反應是：「我會吃醋的。」（表示我對她的感情。）「但是妳可以赴約。」（表示我的開通與理智。）

十一月七日

若他真的不去的話，伊心中將是挺快樂的。因為他是相當重視她這個人活活栩栩的存在。而他的愛是是全然為了她而存在。

臨下班的時候，歸心似箭的急躁開始刺癢我的心，全身的細胞都是一顆顆不安的游離子，等待著打電話給她後，見她及時出現在急診處的情然。

「伊凡出去了。」伊老板的聲音。真可惜，晚了一步。

我深信伊會打電話來，便決定在醫院等待。粒粒米飯一顆顆遲緩地充填我的思念，而我底思念竟比任何慾念還強烈。（我已感覺深深遠遠地徜徉在思念的美麗與哀傷中。）

我離開了醫院，騎車去加油，弟弟今晚有約會。

我去了台大醫院，探了探重病臥榻的外婆，我比平常還憂傷地握

著她的皺痕累累的手。她不能分享我的心情。

我看了看腕錶，知道該往美加的方向走了，便一路唱著憂懷的調子走去。

就這樣走去，便自自然地見著了她，天算也似地。

伊「我今天非常的想念你。」委委婉婉地吐了出來。

我不禁長長的，邈邈的舒了一口一氣。

× × ×

任我的國度內，我放任妳可以狂傲，可以縱情，可以無憂無慮地做妳本性想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以我的生命發誓。

十一月八日 值急診

伊凡，妳是那麼底重視成熟嗎

告訴妳，我很肯定我是成熟的——依我的年紀而言。

我本可以成熟穩重得像個三十

出頭的成年人，老成而持重，嚴肅而不帶一點稚氣（就像我大一、大二時一樣。）但是，誰願意讓白馬

似的青春通通浪費在如此沉悶的性

格上呢？伊凡，就如同我之放任妳的性情，一隻有著白花花年紀的

燦爛的靈鳥，妳願意讓伊身著「禮服」，五花大綁地像隻籠中鳥一般嗎？

就像白馬盡量奔馳，讓靈鳥盡情高飛吧！

而我們仍是成熟的，以我們的聰明智慧，我們可以天真得很快樂，而又成熟得很適當，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

阿曼說我不夠成熟，那是因伊識人的功夫不夠，伊的心思較窄。

況且，我也不準備表演一副成熟的样子給妳看。所以，我不在乎她的話。

年輕，就是一首詩。我希望在我猶年輕的時候，擁有一副真正年輕的样子。有期於妳的，亦是。

十一月九日

伊凡今晚七點正說的：「我今晚不想去補習了。」

那時我倆正處於極相契合的一片溫情之中。世界有如一團凝聚溫馨的玉，伊底這句話像似天籟傳來的金聲玉磬，既甜蜜又清澈見底。

這句話本可由我提出的，但由她說來更是動人肺腑，我竊愛之。

然則，我卻告訴她莫因我而離了課，我是夠清醒與理智的，我想，伊必可了解我底用心。

而我沾沾自喜，頗捉狹地說了一句：「看吧，我不是很理智嗎？」換來的是她一句：

「討厭。」

我倆真是一對天真而聰慧的少年。我真想問問上帝：祢看，我們像不像金童玉女？

十一月十日 值班

伊凡今午帶了她的摯友彭楚容來見我。由於值班，無法熱絡地招呼他們。

我可以體會到伊帶朋友來的心思，而我有自信必會不辱使命。然值班在身，不能分身，只留待下次見面再補償了。OK？伊凡。

我相信妳在她面前一定把我描述得很白馬很白馬。

十一月十一日

撒野就撒到底，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伊凡的家當自己的家宿了。

表面上說是天雨了，而且又太晚，時已夜兩點。恐想自己不是也是挺喜歡賴住伊家裏不走，說來說去，也無是貪個喜她，愛她，連睡前的一段時間也不願浪費罷了。

臨睡前，小倆口廝守在溫暖的罩燈下品讀那篇「陪他一段」令人迴腸盪氣的小說。感情是如歌如樂，卻又似潭水深深。伊蜷伏在毛毯內，我裹在伊底運動服裝中，任感情在緊握的兩手間奔竄不停。

就這麼我陪她一夜，她陪我一段——在臨睡之前，我已越發確認：伊非陪我一一生不可。

十一月十二日

我不知不覺地擁抱了伊的家，也很裸裎剔透地讓這個家擁抱我。

「我找到了一個句點。」我如此告訴伊凡：「我這一生走到現在沒有白費。」

十一月十三日

版畫家藝廊，楚戈畫展。

十一月十四日便當遣我宿舍

伊凡若知我抱著她的便當在美加前面枯候半個鐘頭卻遍尋不著伊底人影的慘狀不知會有多麼感動與





懊悔。

老爹今天來北，就在他抵達宿舍的時候我剛好要出門，帶著伊凡的便當，便顧不得老爹的大罵。

唉！就單單爲了怕伊明兒個沒便當可帶嗎？

遍尋不著，心中之惘然可想而知，但都忍不了。何曾對女孩這麼好過？何曾這麼無所求地等一個女孩？

只因伊對我之思念一如我對伊之情有獨鍾，若果同心同意，夫復何求？

霏霏的雨點逐漸散逸，從新公園的站牌回來已十一點，我竟無往惜的憤懣與怨懟。

爲伊，如此可矣。但，親愛的小迷糊，下次可不要再忘記了：便當！！

十一月十七日

說過任伊凡大膽放肆都沒關係的我，今日倒是大膽放肆起來了。我對伊的期盼，對伊底期望，對伊底喜愛，越發把我粧扮成一位赴湯蹈火般的勇士。鎮日，想伊、思伊

、戀伊，而終於在與伊晤面的時候，感覺伊全全然然，在在都是我的。別人的存在，都不干我底事。

因此，今日回家的車上，便發生了這樣的事。我暢談小兒科的小孩真是可愛。阿曼戲我既好小孩，爲何不趕緊生個兒子。我竟然一條直腸子，打自心中深處也沒繞個什麼匝的就進了出來，向伊：「怎麼樣？要不要？」真勇士的一片真情洋溢。伊凡的臉是一片羞怯的紅。而我才悟到此話之嚴重，「假裝」像做錯事的小孩一樣洩氣的皮球躺在計程車之後座。（老實說，我真狡猾，這句話之醞釀也非一日之寒，只是假阿曼的話應運而生，一方面也是嚇嚇阿曼，這個保守而頑固地認爲我不夠成熟的小婦女。）

但也是相當驚險的，這樣的一句話，本不能隨便脫口而出的，更何況在第三者面前。

而我這個人就是怪異，偏喜歡搞那些驚世駭俗的事，而且洋洋得意。

事後我的確有些自省，但未嘗後悔，爲了伊，我是敢把心給嘔出來。

來的。（只不過有時該顧及伊。）我相信伊也有認同的感覺。

我反反覆覆地想，這句絕妙的話實在像極我以前向伊凡講過的一句，雖然那一句較「沒什麼」。

那是任往八里的旅遊，一群男男女女之前，我向已走上車的伊凡大叫：「伊凡，我要坐妳旁邊。」這話現在看來，似乎「沒什麼」。可是在那年紀，我正狂，正傲，從來吝於向女生表示些什麼。我當時便是那麼傲然，又那麼卑下地要求坐伊之旁——在眾男眾女之前。沒人想過我在講出這話之前經過腦海中多少峯迴路轉。

那句話的結果是，我和伊凡享受了一次快樂的旅遊。以及伊請我看了一場「意亂情迷」。

以及日後的意亂情迷……

十一月十八日

鑽耳洞

伊凡，在緊守著妳底耳垂被截上兩個耳洞的過程，我的心是幽傷的——爲我不能親自爲妳烙下這兩個耳洞。我好似喪失了許多扶持妳的機會一般的哀傷，然而我卻不得不裝出一面笑臉，怕妳痛著或者臨陣逃脫。

一開始，我是不贊同妳去鑽耳洞的，因我自始至終相信妳是麗質天成，不需任何粧彩，妳本身就是無暇、圓融的玉，連我也不忍在妳底臉上烙下乾隆的印痕。

然則妳是那麼地與致沖沖，以至於爲了怕妳掃興，我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告與妳知。

那時的我是體貼的，體貼一個女孩愛美的心理。因此我不得不稍稍調整自己的想法：或許伊凡再配上了耳環，會更迷人更成熟也說不定。如此想通，心中便不再有什麼疙瘩。

只是被穿洞的是妳，而穿洞的不是我。我有點吃醋了。幸虧這瓶醋不酸，我一下子就清醒過來。要是能專寵妳一生，我又何在乎這一兩顆小洞洞？是不？

十一月十九日

伊凡，我除了喜妳、好妳、愛妳之外，現在又加入了一樣情愫——憐妳，惜妳。

也是一種自憐的衍伸，我覺得冰雪聰明如妳，不該這麼規規矩矩，不，不該這麼安安逸逸地縱容自己疏懶的一面。生活的容易，很容易臣服一個人成爲生活的奴隸。生活應該是自創新，有記憶，有突破，但不失古典。

我的意思是，妳是可以多想的人，而不要駭怕運用妳的心與腦。以及可以創造，可以記錄的手。生活，便可以在妳底筆下變得繁花茂葉起來。

有時，我很平實，很滿足，伴著妳，可以很知足地活過這一段。

有時，我裝靈活，很靈巧，我會翻新會編成一些新的構思。

或很欣賞我的保守樸實以及我的脾睨放歌，而妳是和我具有相同天賦相同慧知的同命鳥，更有理由和我一樣時而臥龍藏虎，時而叱咤風雲。

伊凡，

十一月二十日 值ICU

原以為會逐漸平靜下來的「它」，又開始像小蟲一樣在我底心中與風作浪起來。

我左手邊擺了一本「心臟學」，右手執筆，筆下記著這些字。身在值班室，心在永和某人氏身上。我想我可以一邊讀「心臟學」一邊想念伊——眞真是「它」創造出來的奧妙！

那麼，「它」是誰？「它」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哈！「它」不是人，也不是鬼，倒像某種小動物，它想出來的時候就噬咬你幾口，但是，它不想出

來的時候，你踩死幾萬隻螞蟥也找不到它，而我的它只忠實一個人，只有「她」才能喚醒「它」。

歐！既然它那麼忠實，那必定是像狗一樣靈的動物囉？

倒也不是。它不是動物，當然不是狗。它是曾經使英國某公爵放棄皇位而就美人的一種無形的東西。它也曾使卓文君和那位詩人遠走高飛，共效鸞鴦。「它」使人有時候覺得清清楚楚，如在眼前；有時卻又像李仲生的現代畫，從No. 1到No. 80，其抽象無比。

如果你再問我「它」是啥？小女孩，我可能要輕敲妳底額頭了。「哪！這就是。」——一如慧能大師。

但是，我只是凡夫俗子，我不是高僧。因此我會給妳一個甜蜜的答案：輕輕地吻著妳，密不通風地將妳圍抱。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一直有一種很「自負」的想

法：如果不是擁有一段燦爛彪炳的女孤，是很難和我匹配的。

在我決定奉陪伊凡之前，我只欣賞伊在C大鋒鋒芒芒的一段，至於伊在大學之前的生活，則是一片充滿未知的空白。然而我既已經被伊黏黏膩膩地吸引住，也顧不得知道伊底精彩的過往。我似乎有點盲目目地愛她，其實我這種死心塌地卻包含了許多預見的聰明——類似那種先知也似的抉擇，而許多美麗繽紛的來來往往應驗似的或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現。

所以我和伊是越來越相憐惜，而又越來越能發現彼此的聰明。所有的聰明，是誘發另一種令人陶醉，令人心折的新的相互認識的基因。而互相著迷，惺惺相惜，更能引導新的美麗與聰明產生。

我這樣的想法，毋寧說是相當「自負」的。但「自負」的眞正意義是：深自期許。是故，我們的確都是相當「深自期許」的。

我等待了十數年，對愛情憧憬了悠久，在我眼前走過的女孩無限，在我耳邊甜言過的女孩很多，在我心中暫住過的女孩也有，但都無法招惹起我底傾國傾城的想法。

伊當然也是如我一樣的心情。然而，也因有了這等「自負」

，我們才可能有今天的相互垂憐。所以，我又要「自負」地大吼一聲，向世人：我終於找到一名可以和我匹配的女孩！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晨

最後一次午會（註）

明日之後，中山北路將會發現，中午頓時少了足以向天空炫耀的一對。

少了這麼一對金童玉女，中山北路是不會傷心的，就如同世人一樣，白駒過隙，他們也不曉得少了什麼。人潮仍來，人潮仍往。

我想，我也不會惆悵些什麼。

因我只感謝，並懷著快樂的心情回憶：我們曾像兩顆歡欣愉悅的音符，踩過中山北路兩段的每一塊琴鍵。

而我們的樂章，也曾滿溢，由中山北路散逸出去，到新公園，省立博物館，啜飲何懷碩的氣勢。到阿波羅，分享林惺嶽的唯美。到版畫家，驚嘆楚戈的新意。往龍門，圖窺探李仲生的堂奧。還有阿蟲的幽默……世事多甜蜜！

說是平平凡凡，也像不平不凡

。所以我們感謝，以及懷著快樂的心情回憶。

〔註〕這陣子實習剛好輪到皮膚科門診，中午有兩個鐘頭的休息。今天是皮膚科最後一天。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晚

「有些女人適於把她包裹起來

星期日 SUN	星期一 MON	星期二 TUE	星期三 WED	星期四 THU	星期五 FRI	星期六 SAT
	1 七月	2 廿三	3 廿四	4 廿五	5 廿六	6 廿七
7 白雲	8 廿九	9 八月	10 初二	11 初三	12 初四	13 初五
14 初六	15 初七	16 初八	17 初九	18 初十	19 十一	20 十二
21 十三	22 十四	23 十五	24 十六	25 十七	26 十八	27 十九
28 二十	29 廿一	30 廿二				



以和我匹配的女孩

，折好，疊好，成一條手帕，放入口袋裏。——但妳並不是。」

伊瞪亮了眼睛，伊豈僅是一條手帕。

「而妳是足在站在我底右邊，漂漂亮亮地站成一對的女孩。」

伊底快意的心情讓我覺得講出一句詩意繽紛的話是多麼偉大的成就。

十一月二十五日 值班

伊凡中午來醫院午餐，我們談到伊底被視為「不夠成熟」的一面。
伊從一名偏執的女孩開始學習當一名女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 夜

彬從南部來，約在蕙家見面。我人未到蕙家，他們已經知道我有要好的女友。我是忍不住的春天般很得意地承認了。

他們看來是不表驚訝，但急於瞧瞧到底是誰。我很慷慨地允諾了，且相信伊凡與我定會使他們點頭。

後來想想，這麼偉大的事情，怎麼可以如此容易地讓他們三言兩語就套了出來。我原準備要吊吊他們的胃口——偶爾向他們透露一點，透露一滴，如此方能添增幾許新鮮與好奇，也稍能讓他們了解我和伊凡之情深與相配。

然而我竟一股腦兒就答應了明晚的小宴——在未有機會向他們描述我底皇后，我底公主之前。

我真有開不住的春天！

十一月三十日 值班中

札記本走到此頁，已是山窮水盡。十一月走到今天，也即將落下最後一葉。而我們的路途遙遠，我與伊凡的搭配還得繼續，我們底愛情更要無窮無盡地延互。

往回頭的路上看，我與伊底契合與神怡是數落不盡的驚鳴與美豔。我有著無限興奮的情緒向熟人宣告這一段精彩的生活——就如同方才與蕙的電話中，我那副迫不及待的快樂，差點沒法冷靜地娓娓道來這一段感覺。不過，她應該可以從我底興奮窺其全貌。

這個月的我，像一團熊熊的火，熱烈地燃燒。然而我們追求的，不盡是永遠的灼燒。我們當有自知，永恆的，是山的亙古不移，是山的屹立不墜。我期望成爲一座山，自今而後。

而山中，自有細水長流。